

水志

岡田 滄海著

全



特56

851

060605-000-3

特56-851

水志

岡田 滄海/著

M12

CBM-0461





明 治 己 卯 新 鑄

岡田滄海著

# 水志

杏林軒藏

特 56  
851

水志序

水療之法自古有之然其能舉而行之者寥寥如  
 是故其說散見于諸書而未見其有成書也吾友岡  
 田君柔克博覽之餘鳩輯其說彙為一書名曰水志  
 開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  
 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滄溟皆水君之  
 有此書豈非觀水之最近者耶夫天下之水至靜順  
 下一也至於激而行之則慎山襄陵汎濫洪澍莫有  
 窮極焉醫之用水亦然至救津液潤枯槁一也至  
 變而通之則可以發伏熱可以降厥逆其効不可  
 而數焉讀者苟體君之意辨虛實審寒熱以選用



特56  
851

水志序

水療之法自古有之。然其能舉而行之者寥寥如晨星。故其說散見于諸書而未見其有成書也。吾友岡田君柔克博覽之餘鳩輯其說彙爲一書名曰水志。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君之有此書豈非觀水之最近者耶。夫天下之水至靜順下一也。至於激而行之則懷山襄陵汎濫洪澍莫有窮極焉。醫之用水亦然。至救津液潤枯槁一也。至變而通之則可以發伏熱可以降蹶逆其効不可而數焉。讀者苟體君之意辨虛實審寒熱以運用。



則其於華枯肉骨之術思過半矣。  
明治歲次屠維單閼秋九月撰於  
青山梅殿直舍

栗園淺田常識此甫

序

管子稱人水也。古之言水者衆。獨管子爲詳。余考諸古訓。更亦欲謂萬物皆水耳。然管子又舉水土民物之雜。然紛羅者。論治道之樞在水矣。然則其劑量之神機。亦謂之周官和飲之遺味。胡其爲不可也。岡田滄海子著水志一篇。解近時專唱水冰之用。曰西說西說者。惑焉。徵引證驗。多過數百言。猶且謂劑和之用。不之殊。蹊其人耳。胡謙謙焉云爾。而不已也。余更憶國乘取冰事。乃識滄海子之所徵引。亦有不止于彼者。己卯八月。

鶯谷老人保識



水志序

水之爲用固大矣。而其爲害亦不小矣。故荀子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昔者神禹嘗知其害，而能治之。於人身亦然。善行舟者，不懼波濤，而懼舟之固。善爲醫者，不懼疾病，而懼術之不周。豈可不爲如神禹之用心於水哉。今知其利而善用之者，其爲誰耶。頃滄海岡田君有水志之著，携來脉余。余受而閱之。以古徵今。我醫之涇與渭，皆窮其源委，而無遺焉。非世之望洋浮誇，徒涉空理之流也。君學術深淵，如此著所謂觀水有術者，可謂醫中之神禹矣。因謂君旣號曰滄海，余則以清川爲氏。其大小淺深，雖有派



水志序  
別取其源則一耳。故弁一言以爲學海之涓滴云。

辱友 葛軒清川 玄道 謹識

水志序

孔子曰知者樂水蓋以其周流無偏而能養物也。金匱曰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水之於疾病亦然嘗聞有患疫者大渴欲飲水家人固拒勿得飲候夜深人定竊出自寢匍匐飲於庖誤墮于瓶中家人驚起走救之病者猶顛頓不能急起遂飲水數升於是熱頓解翌日則霍然而愈矣水之効於疾病如此類也岡田滄海君博覽多識聚古今水之効于病者審其効用名曰水志攜來徵序於余余也濛陋何敢當雖然予與君有通家之誼不可峻拒顧滄海君性柔順愛物好學無倦猶水之混混不舍晝夜水哉水哉嗚呼滄



海君既愛水之性。又集水之効。是亦可不謂知者之樂乎。明治十二年八月

高嶋久也祐啓識

水志目次

行水漬之	傷熱治在行水
水洗百合	病人可水證
病人不可水證	拊水灌水治驗
水水活用不一	麻九疇水解
新汲水治熱霍亂	食水得壽
水能辟邪	日飲水
瘡疱得水而生	陽毒傷寒
飲井水得汗	閉水傷寒
疫癘飲涼水速愈	水不可縱飲
水能解毒	水之用有許多之名



古人服藥擇水火

程元章婢事

簷溜水治霍亂

腹痛飲水而解

甕水治寸白蟲

新汲水治盤腸產

心恙得水狂勢減半

地漿水治霍亂吐瀉

京師水火說

五方之變

茶選水

救急諸方

泉水井水有大小江海之別

夏月代水

附錄

冰

夏月造水

夏冰性味功用

冰煎理中丸

頭痛置冰於頂上

踏冷成傷寒

續錄

皇朝諸說

日本書記

大和本草

銷閑堂雜記

蘭軒醫談

時還讀我書

牛渚偶談



水志題辭

水發於深。而爲用遠。且大。能不違其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縱用而不禁。則反爲害。利害得喪。機活運用之妙。要存其人耳。夫水者。一日不可不無也。然而近時。開明之化。冰水二者。灌熨拊洗。恣其所措。漫云。漢士醫風之固執。禁水不與。豈其然哉。然只有用不用之別耳。以余觀之。則盤冰斗火之弊。名師哲匠。猶未能免。况於尋常之醫乎。方今醫運日闕。官置衛生之局。何爲彼我相軋。而釀含靈之害乎。亦各道所道而已。余攻之古。以徵于今。作水志一編。質于博雅之君子云爾。明治歲次。屠維單閼。月在圍余。岡田昌春。柔克識。



水志

靜岡 岡田昌春桑克纂述

男 玄澄校讐

行水瀆之

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瀆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又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而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和其中外。可使畢也。素問五常政大論

傷於熱治在行水

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內輔病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



水清陰氣。靈樞經筋篇

水洗百合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宿以洗身。金匱要畧。是仲景以冷水洗滌之術。與玉函脈經所載。與水灌枯槁者。其旨同。

病人可水證

世人之固執也。雖大渴熱煩者。禁水不與。病人因而燒死者。不少。不亦可悲乎。傷寒論五苓散條云。欲得飲水者。少少與服之。令胃氣和則愈。又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則愈。又太陽病。寸緩關浮。云云。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又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玉函經。辨可水病形証治篇五條。王叔和脈經病可水證六條。

條。與傷寒論。少有異同。宜參照看。玉函經云。寸口脈洪而大。數而滑。洪大則營氣長。滑數則胃氣營。長則陽盛。怫鬱不得出。胃實則堅難。大便則乾燥。三焦閉塞。津液不通。醫發其汗。陽氣不周。復重下之。胃燥熱蓄。大便遂墮。小便不利。營衛相搏。心煩發熱。兩眼如火。鼻乾面赤。舌燥齒黃焦。故大渴過經。成壞病。鍼藥所不能制。與水灌枯槁。陽氣微散。身寒溫衣覆。汗出表裏通利。其病即除。形脈多不同。此愈非法。治但醫所當慎。妄犯傷營衛。嘔吐而病在膈上。後必思水者。急與猪苓湯。飲之水亦得也。又郭雍傷寒補亡論。載可水八條。龐安常曰。若頭痛無熱。但狂言煩燥不安。精神與人相當。勿火導之。但以猪苓散方寸匕服之。當連新水三升。即令喉中吐出之。



病隨手愈。若不能吐者，而強與水，水停則結心下也。當以藥吐之。不爾更致危。張景岳曰：飲水一證，本以內熱極，而陽甚者，最其相宜。若似乎止宜實邪，不宜於虛邪，而不如虛證亦不同。如陽虛無火者，其不宜水，無待言也。其有陰虛火盛者，元氣既弱，精血又枯，多見舌裂唇焦，大渴喜冷，三焦如焚，二便閉結等證，使非藉天一之精，何以濟燃眉之急。故先宜以水，水解其標，而繼以甘溫，培其本。水藥兼進，無不可也。其有內真寒外假熱，陰盛格陽等證，察其元氣，則非用甘溫，必不足以挽回。察其喉舌，則些微辛熱，又不可以近口。有如是者，則但將甘溫大補之劑，或單用人參煎成湯液，用水浸極冷而飲之。此以假冷之藥，解上焦之假熱，而真溫之性復下。

焦之真陽，是非用水而實亦用水之意。余用此治人多矣。誠妙之甚者也。惟是假熱之證，則證雖熱而脈亦微，口雖渴而便則不閉者，此而欲水，必不可與。若誤犯之，則其敗泄元陽為害，不小有不可不慎也。李仲梓曰：用水法，傷寒思飲水為愈，若不與則不愈。若恣飲則水停，宜以新汲水少與之，待再思再與。熱甚者以青布浸新汲水中，置病人胸前，甚者置病人于水中，或浸手足，或漱口。若表未解及陰證似陽者，忌之。摘陶氏十法條曰：腹中痛甚，將涼水一碗與病人飲之，其痛稍減者，屬熱當涼之。若飲水痛增者，屬寒當溫之。

病人不可水證

傷寒論太陽中篇曰：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又曰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又曰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汗出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冷故也陽明篇曰陽明病大便微鞭可與承氣湯云云此但初頭鞭後必漉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欲飲水與水則噦又曰下利脉浮大此爲虛以強下之故也設脉浮革因爾腸鳴當溫之與水噦大陽中篇又曰病在陽當以汗解而反以冷水噦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能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宜文蛤散厥陰篇傷寒大吐大下之後虛復極汗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辨脉法曰寸口脉浮大醫反下之此爲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爲寒寒氣相搏則爲

腸鳴醫乃不知而飲冷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則胸傷寒例曰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者噦不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爲自愈也又曰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復數也玉函經不可水病形證治篇九條脉經不可水證八條與傷寒論少有異同宜參照看玉函經云寸口脉濡而弱濡即惡寒弱則發熱濡弱藏氣衰微胸中苦煩此非結熱而反搏之居水漬布冷銚貼之



陽氣遂微諸府無依陰脉凝閉結在心下而不肯移胃中虛冷。水穀不化。小便縱通。復不能多。微則可救。劇則寒在心下。當奈何。脈經亦同文。有少異。郭雍傷寒補亡論載不可水十條。羅安常曰。凡病非大渴不可與冷水。若小渴口咽乾。小小喫滋潤之。若大渴煩躁甚。能飲一斗者。與五升。能飲一升者。與半升。若乃不與。則乾燥無由作汗。煩喘而死者多矣。但勿令足意飲也。若大汗將來。燥渴甚者。但足意飲之。勿疑。常人見因渴飲水而得汗。見小渴遂強與之。致飲心下滿結喘而死者亦多矣。其有熱脈數而可作汗而解者。出天幸也。

桴水灌水治驗

倉公傳載。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

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桴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華佗。徐嗣伯。澆水以治伏熱之病。今王病風濕外侵。陽明厥逆。而伏熱在頭。故澆寒水劫其熱。蓋制炎上之意。有似焉。近世患熱頭痛者。以首激觸於濕布多愈。亦此意也。後漢書華佗傳云。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冬十一月。華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灌云。當百始灌七十。冷顛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不許。灌至八十。熱氣乃蒸出。囂囂然。高二三尺。滿百灌。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而臥。良久冷汗出。以粉撲之而愈。

冰水活用不一

南史云。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疾。



夏月常複衣。徐嗣伯診之曰。乃伏熱也。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之時。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新汲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閑。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覺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云。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飲一升。病遂愈。自爾常發熱。冬月猶單襪。衫體更肥壯。

華佗中藏經。水法有六。第十五。病起於六腑者。陽之系也。陽之發也。或上或下。或內或外。或反在其中。行之極也。有能悲泣者。有能奔走者。有能呻吟者。有自委曲者。有自高賢者。有寤而不寐者。有不能言而聲味者。各各不同。皆生於六腑也。

喜其通者。因以通之。喜其塞者。因以塞之。喜其水者。以水濟之。喜其水者。以水助之。病者之樂。喜好勿違背。亦不可強抑之也。如此從隨。則十生其十。百生其百。疾無不愈者耳。

### 麻九疇水解

余昔訪靈臺問大史。見銅壺之漏水焉。大史召司水者。曰。此水已三環週。水滑則漏迅。則當易新水。余惻然悟曰。天下之水用之滅。火則同。濡槁則同。至於性從地變。質與物遷。未嘗同焉。故蜀江濯錦則鮮。濟源烹猪則瀉。南陽之潭漸于菊。其人多壽。遼東之澗。通于菝。其人多髮。晉之山產礬石泉。可愈疽。戎之麓伏硫黃。湯可浴癘。楊子宜葑。淮菜宜膠。滄鹵能鹽。阿井能膠。燥垢以汚。茂田以苦。瘦消于藻帶之波。痰破于半



夏之泐。冰水咽而霍亂息。流水飲而癰閉通。雪水洗目而赤退。鹹水濯肌而癆乾。茶之以爲齏。鍼之以爲漿。麴之以爲酒。藥之以爲醋。千派萬種。言不容盡。至于井之水一也。尙數名焉。况其他者乎。及酌而傾曰倒流。出甃未放曰無根。無時初出而新汲將且者。首汲曰井華。夫一井之水。而功用不同。豈烹煮之間。將藥勢獨不擇夫水哉。昔有患小溲閉者。衆工不能。嗟予易之長川之急流。取前藥而沸之。一飲立溲。九疇聞之曰。精乎論也。近讀靈樞經。有半夏湯治不暝。以流水千里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炊以葦薪火。正與此論合。乃知子和之於醫。觸一事一物。皆成治法。如張長史草書妙天下。得之公孫劍器。用心亦勞矣。後之用水者。當以子和之。

言爲制。余于是乎作水解。

#### 新汲水治熱霍亂

博物志云。凡諸飲水療病。皆取新汲清泉。不用停汗濁暖。非直無効。固亦損人。此即用新汲水一徵。醫心方。引小品方。治霍亂煩渴者。方取新汲冷水飲之。又云。治中熱暴下利。霍亂變熱。心煩脈數者。飲新出水一升立愈。□飲多益。□此治足胃中多熱者也。無熱者慎之。不可與也。外臺。引必効方。若熱霍亂。則渴心煩。欲得冷水。喫則宜恣意飲冷水。及土漿取足定止。儒門事親。霍亂吐瀉。死生如反掌。說曰。內經治法。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先可淡劑流其濕。辛涼以退其風。鹹苦以解其渴。冰水以救其內涸。世俗止知取其頭巾而濯之。



以飲其水。亦取黑豆皂礬。頭垢寒涼。然以終不足以制其甚也。又有以寒水沃其手足者。大非也。四肢已厥。更以寒水沃之。則益厥矣。曷以寒水沃其心之爲愈也。又曰。夫霍亂吐瀉不止者。可用五苓散。益元散。各停水調下五七錢。如無水。水可用新汲水調下。桂苓甘露飲。玉露散。清涼飲子。調下五七錢。或香薷湯調下五七錢亦可。如無已上諸藥。可服地漿水三五盞亦可。地漿者。可於淨地掘一井子。用新汲水一桶。並於井子攪令津候澄清。連飲三五盞立愈。大忌白朮湯。薑桂烏附種種燥熱之藥。若服之則必死矣。

食水得壽

南陽鄧縣。山中有甘谷水。谷口皆生寒菊花。墮水中也。久味

變。居民悉食水。無不壽考。高百四五十歲。百歲外者亦八九十歲。時人謂之壽鄉。四雪草堂堅瓠集

水能辟邪

五行各有利用。而水更能辟邪。如人出行舟楫。及旅店中。夜臥貯清水一盂。則悶香無効。又聞狐狸亦畏水。不能越水而渡者。若疫氣侵延。遇大雷雨亦可消止。吾郡尤定中何廉潔。乙卯考廉。神木縣令。一日審一道士奸狀。極其刑了。不知癘一吏教以清水貯前噴道士身。出縣印照之一。訊吐實。書之以備廷鞫者之一助。堅瓠集

日飲水

睽車志。滄州有婦人不食。但日飲水數杯。年近五十。而容貌



悅澤人問其故。因言自幼母病在牀。家無兄弟。惟日賣菓於市。得贏錢數十。以供母值歲。歉米貴。國仰天致禱。今日所獲。不足以贍二人。願大憫我。使飲水不飢。盡以所獲供母。遂臨井飲水一杯。以後遂不思食。殆三十年。堅瓠秘集

瘡疱得水而生

予家其親屬故舊。小兒有患瘡疱。黑陷腹內喘者。余以白虎湯加人參。涼膈散加當歸。桔梗。連進數服。上壅下洩。晝夜不止。又使睡臥於寒涼之處。以新水灌其面目。手足澀水盡去。蓋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兒方爲瘡疱外溢。沃以寒水。使陰氣循經而入。達於心肺。如醉得醒。是亦開昏破鬱之端也。如此救活者。豈啻千數夫。瘡疱黑陷喘而滿者。十死八九。若依此

法。尙能活其六七。何世醫與病家。至今猶未悟也。近年予之在鄰沿蔡河來往之舟。常艤於此。一日舟師偶見敗蒲一束。沿流而下。漸迫舟。次似聞啼聲而微。舟疑其人也。探而出之。閱視之。驚見一兒四五歲許。瘡疱周匝。密不容隙。兩目皎然。飢而索食。因以粥餽。其舟師之妻怒曰。自家兒女多。惹瘡疱傳染。奈何。私料此說。沿蔡河來。其流緩。必不遠。持兒一鞋。逆流而上。徧河之人。皆曰。無此兒。行且二十里。至一村落。舟師高唱曰。有兒年狀如許。不知誰氏瘡疱病死。棄之河中。今復活矣。聞酒邸中飲者。喧嘩有人出曰。我某村某人也。兒四五歲。死於瘡疱。舟師出其鞋以示之。其父泣曰。真吾兒也。奔走來視。驚見兒話。大痛流涕。拜謝舟師。喜抱歸。今二十餘歲矣。



此兒本死。得水而生。伏諗來者。瘡癩之疾。豈熱耶寒耶。經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啓玄子注云。心寂則痛微。心燥則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瘡癩之疾。豈有寒歟。余承醫學於先人。閱病多矣。苟誑後人。罪將安逃。誠如此法。則原上之丘。以瘡癩而死者。皆誤殺之也。儒門事親

### 陽毒傷寒

活人書曰。近人治傷寒。瓜供大內外結熱。舌卷焦黑。鼻中如烟煤者。則以水漬布薄之。疊布數重。新水漬之。稍揆去水搭于胸上。須臾蒸熱。又漬令冷如前薄之。乃換新水。日數十易。熱甚者。置病人于水中。熱勢纔退即已。亦良法也。郭雍傷寒補亡論曰。置人水中之法。勢甚不得已。雖可用。亦難用。須內

熱少衰。勢未解則可不然。水迫外熱。併歸于內。則不可支也。大抵陽虛狂躁。與傷寒下證不同。下證只坐臥不安。陽毒則必欲起走。且有力人不能制。雖見江河亦入也。亦有偶然得解者。非常道也。又曰。嶺南治熱瘴。取蚯蚓研爛。新冷水漬取清汁飲之。此未試也。戈存橘。傷寒補天石云。陽毒傷寒。若熱甚者。時狂時昏。口噤咬牙。藥不可下者。用水漬法。青布尺許。三五塊浸於冷水中。微絞半乾。搭在病人胸臆。頻易。搭熱者換之。

### 飲井水得汗

吳有性曰。煩渴思飲。酌量與之。若引飲過多。自覺水停心下。名停飲。宜四苓散。如大渴思飲。冰水及冷飲。無論四時皆可。



量與蓋內熱之極。得冷飲相救。甚宜能飲一升。止與半升。寧使小頃再飲。以上節錄又云。一人感疫。發熱煩渴。思飲冰水。醫者以爲凡病須忌生冷。禁止甚嚴。病者苦索勿與。遂至兩月。火逆。咽喉焦燥。不時煙焰上騰。晝夜不寐。目中見鬼無數。病劇苦甚。自謂但得冷飲一滴。下咽雖死無恨。于是乘隙。伺白竊取井水一盆。置之枕傍。飲一杯。頓覺清亮。二杯。鬼物潛消。三杯。咽喉聲出。四杯。筋骨舒暢。飲至六杯。不知蓋落枕傍。竟而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濕透。脫然而愈。

#### 閉水傷寒

方有熱日。夏月飲水則古人之常事。而傷何哉。良由暑迫。飲之過多。或得之澡洗。暑之內入也。然則庸俗以當盛夏時。濯

流水而得。身熱疼重。蓋謂閉水傷寒。

#### 疫癘飲凉水速愈

焦氏筆乘引夢醒錄曰。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數。無虛日。鄰人蔡茲。夫婦臥牀數日矣。余自學來。聞其家人如殺羊聲。不暇去衣巾。急往觀之。見數人用綿被婦牀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衆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凉水否。領之。與水一盃。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仍與之。飲畢。汗出如流。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投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鼎。雖赤



水志  
而氣不升。注之以水。則氣自來矣。遇此等證。不可不知。

水不可縱飲

傷寒十勸曰。傷寒飲水爲欲愈。不可令病人恣飲過度。病人大渴當與之水。以消熱氣。故仲景以飲水爲欲愈。人見如此說。遂令病者縱飲。因而爲嘔。爲喘。爲咳逆。爲下利。爲腫。爲悸。爲水結。爲小便不利者多矣。且如病人欲飲。壹碗只可與半碗。飲只可與半碗。飲之常令不足爲善。

水能解毒

焦氏筆乘曰。朱子云。予嘗中鳥喙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淳于毒殺許后之證。當時在深山中。不能得藥。須與偏身皆黑。勢甚危急。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尚可活。

亟令人汲新水。連飲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清異錄曰。以清水嗽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

一水之用有許多之名

醫家以水烹煮藥石。本草著名類多。而未許其用。曰長流水。曰急流水。曰順流水。曰逆流水。曰千里水。曰半天河水。曰春雨水。曰秋露水。曰露花水。曰井花水。曰新汲水。曰無根水。曰菊英水。曰潦水。曰甘爛水。曰月窟水。夫何一水之用。而有許多之名。必其能各有所長。請逐一明言其故。無吝。曰謂長流水者。即千里水也。但當取其流長而來遠耳。不可泥於千里者。以其性遠而通達。歷科坎已多。故取以煎煮手足四末之病。道路遠之藥。及通利大小便之用也。曰急流水者。喘上峻



急之流水也。以其性速急而達下。故特取以煎熬通利二便及足脛以下之風藥也。曰順流水者。其性順而下流。故亦取以治下焦腰膝之證。及通利二便之用也。曰逆流水者。漫流洄瀾之水也。以其性而倒流。故取以調和。發吐痰飲之劑也。曰半天河水者。即長桑君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乃竹籬藩頭管內之積水耳。取其清潔自天而降。未受下流污濁之氣。故可以爲煉還丹調仙藥之用也。曰春雨水者。立春日空中以器盛接之水也。其性始得春升發生之氣。故可以煮中氣不足。清氣不升之藥也。古方謂婦人無子者。於立春日清晨。以器盛空中之雨水。或此日百草曉露之水。夫妻各飲一杯。還房當即有孕。取其資始生發育萬物之義耳。曰秋露水者。

其性稟收斂肅殺之氣。故可以烹煎殺祟之藥。及調付殺癩虫痧癰諸虫之劑也。曰井花水者。清晨井中第一汲者。其天一眞精之氣。浮結于水面。故可取以烹煎補陰之藥。及修煉還丹之用。今好清之士。每月取以烹煎春茗。而謂清利面目最佳。其性味同於雪水也。曰菊英水者。蜀中有長壽源。其源多菊花。而流水四季皆菊花香。居人飲其水者壽。皆二三百歲。故陶靖節之流。好植菊花。日採其花。英浸水。烹茶。期延壽也。曰新汲水者。井中新汲未入缸甕者。取其清潔無混雜之劑。故用以烹煮藥劑也。曰甘爛水者。器盛於水珠沫液盈於水面。其水與月窟水性同。取其味甘溫。而性柔。故可以烹傷寒陰證等藥也。曰潦水者。又名無根水。山谷中無人跡之處。



新土科凹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動搖。而有土氣內存。故可以煎熬脾進食。以補益中氣之劑也。夫本草雖有諸水之名。而未詳言其用。今故述之。以爲後學之矜式云。醫學正傳或問

古人服藥擇水火

張石頑曰。古人服藥必擇水火。故凡湯液多用新汲井華水。取天真之氣。浮於水面也。宜文火煎成。候溫緩緩服之。金匱云。凡煮汁飲汁以解毒者。雖云救急。不可熱飲。諸毒病得熱更甚。宜冷飲之。此言治熱解毒。及辛熱藥味。當確遵此例。一切調補藥。宜冷飲之。即宜溫飲。苦寒祛火藥。則宜熱飲。熱因寒用之法也。本經逢原

程婢放鼈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與妻皆嗜食鼈。婢梅香主炮飪。每滋味不適口。必撻之。嘗得一大者。長尺。方操刀欲屠。觀其伸縮顫悸。爲之不忍。指而與言。我尋常烹製小失。必遭杖責。罰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舍後。汗池中。池廣二丈。水亦未嘗竭。程夫婦以鼈肥大。且滿意。飮餐既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躁。不納粥飲。體熱昏憤。蓋陽症也。家人知不可療。昇入池上第亭。以待絕命。明日天未曉。聞有扣宅後門扉者。謂爲鬼物。叱去之。乃言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乞今歸家。啓關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後。髣髴見一黑物。將濕泥草編冠吾身。環繞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苦。殆知獨在亭子內。程氏未以爲然。迨暮



復往傲。昨夕偃臥。而密伺察之。見巨鼈自池出。脚浮藻浮萍。追覆其體。程不省所以。婢詳道本末云。夷堅志類編

簷溜水治霍亂

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病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六七月。淋雨晝夜。飲簷漏水數升而愈。千金方云。輕者水差。此偶合古方。予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見一人服新汲井花水飲之良愈。名醫類案

腹痛飲水而解

程明佑治王汝恭。夜御內。詰旦煎寒腹痛。醫投五積散。熱甚。又投十神湯。小柴胡。遂贖程教以飲水。一醫曰。病得之入房內者。伏陰復投以水必死。及一飲腹不痛。再飲至一斗病已。

所以汝恭當飲水而解者。切其脉陽盛格陰。熱入厥陰也。名醫類案

甕水治寸白蟲

趙子山。寓居邵武軍天王寺。苦寸白蟲。為撓醫者戒云。是疾當止酒。而以素所飢嗜。欲罷不能。一夕醉於外舍。歸已夜半。口乾咽燥。倉卒無湯飲。適廊廡間有甕水。月映。瑩然可掬。即酌而飲之。其甘如飴。連飲數酌。乃就寢。迨曉蟲出盈席。覺心腹頓寬。宿疾遂愈。驗其所由。蓋寺僕日織草履。浸紅藤根水。庚志

新汲水治盤腸產

趙都運恭。人每產則先出。然後產子。產後其腸不收。甚以為



苦名曰盤腸產。醫莫能療。偶在建昌得一生婆。施法而收之。其法以醋半盞。新汲冷水七分。碗調停。喫產母面。每喫一縮。三喫收盡。此良方也。

心恚得水狂勢減半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爲人所折辱。遂病。心恚或持刀。或踰垣。披頭大叫。診其脈縮緩而虛。按之不足。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實之。庶幾可免。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等藥。進二三貼矣。聞汪言。即厲聲曰。吾治將痊。誰敢奪吾功乎。汪告歸。醫投牛黃清心丸。如彈丸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熱奈何。急呼水救命。家人守醫戒。禁不與。趨樓見神前供水。一盆一啣。

而盡猶未快也。復趨厨下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勢減半。其不死幸耳。復請汪治之云。石山醫案

地漿水治霍亂吐瀉

羅謙甫治蒙古百戶。因食酒肉飲饞乳。得霍亂。吐瀉證。從朝至午。精神昏憤。已困急來告。羅視之。脈皆浮數。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即以新汲水半碗。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稍得安靜。又於牆陰掘地約二尺許。貯以新水在內。攪動侍一時。澄定。用清者一盃。再調服之。漸漸氣調。吐瀉遂止。至夜安臥。翌日微煩渴。遂煎錢氏白朮散。時二服良愈。

京師水火說

水火者。養生之本。日用之物。用水火而不察其利病。則適定



以傷人而實人所不知也。故水品差等。火性言優劣。固非欺我者也。始以燕京之水。火言之。凡水之佳。得者陽之氣。流清而源遠。氣香而味甘。水之劣者。得陰之性。源近而流濁。氣穢而味苦。而京師之水。則有兩種。曰甜水。曰苦水。是也。即其甜者。亦未甚佳。而其苦者。乃爲最劣。蓋水之味苦者。以其多鹹。試墻壁間。白霜火之皆燃。水中所有。即此物也。即樸硝也。其性則五金八石。皆能消化。因而命名曰硝。故善於推蕩積滯。攻破癥堅。凡脾弱之人。服之多泄。是所驗也。使無其實。而朝夕用之。以養生。吾恐人之臟腑。有更非五金八石之可比。其爲潛消暗耗。剝人元氣。於罔覺之中。大有可畏者。或曰未必然。果若所云。則吾未見斯地之人。亦未見斯地之皆病。何子

之過慮也。子曰。噫。此正所謂罔覺也。請以壽夭而紀其驗。則水土清甘之處。人必多壽。而黃髮兒齒者。比比皆然。水土苦劣之鄉。暗折天年。而鬻耄期頤者。目不多見。雖曰壽鄉。未必全壽。天鄉未必皆天。苦以強者。而滋養得宜。豈不更壽。弱者而飲食不佳。豈不更夭。遠者不能概知。第以京師較之。吾鄉則其壽夭之殊。不然。大有徑庭矣。識此之由。謂水土之使然歟。以下火說畧景岳全書

#### 五方之變

管子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燥。而復故。其民貪黷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



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澍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詔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華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水地篇

### 茶選水

人生飯鹽襦衣。麤糲皆可耐。惟水烹茶。殊不可耐。無山水即江水。無雨水即河水。但不苦鹹。即不失正味矣。冰水雖寒。不堪烹者不淨也。雪水易腐。雨水藏久。則生子子。飲水之有河魚之疾。而閩人重之。蓋不甚別茶也。五雜俎

### 救急諸方

治卒鼻衄方。冷水淨嗽。口含水以葦管中。吹二孔中。即止。千金方

新汲水。淋頭頂上六七斗。將浸脚立効。醫署抄廣濟方引 治食蜀椒

毒方。多飲冷水三升。醫署抄為氏方引 瘵入井塚。悶冒方。取其水。灑人

面。令飲之。又以灌其面。其頭及身體即活。若無水。取他水用

也。外又方。以水噴其面。并含水調雄黃末一二錢。入水噴之。壽世

元保療人大驚。九竅四肢指岐。皆血澀出。乘患人勿知。以井華

水。猛噴其面。即止。此法又治衄血如神。本草耳目口鼻竅中。一

時出血。藥不及煎。死在旦夕。俄頃用冷水。當面噴幾口。急分

開頭髮。用粗紙數層。蘸醋令透。搭在額門。急救丹方眼嗽突出一二

寸者。以新汲水。灌漬睛中。數易之。自入。本草療獠犬咬人方。急

於風處。以冷水洗淨。即服。非一汁一椀。隔七日又一椀。四十



九日共七碗百日忌食奇方蛇傷爛潰百藥不愈以新水數洗

淨腐敗見白筋搥乾以白芷末入膽礬屑香少許搽之惡水

涌出數十日平復夷堅志烏頭天雄附子毒急以冷水漱口飲一

二口尤佳蓋野豬每中藥箭必走入溪澗飲水此驗也博物類聚中

石炭毒昏督飲冷水即解本草燒酒醉死急以新汲水浸其髮

外以故帛浸濕貼其胸膈仍細細灌之至甦乃已本草將頭髮

浸入新汲水內用熱豆腐切片遍身貼之冷即更換再煎葛

根湯飲之食粽傷以水服壁上黃土一錢即瘥萬全續方

泉水井水有大小江海之別

泉水味甘平無毒主消渴反胃熱痢熱淋小便赤澀兼洗漆

瘡射癰疽令散久服却溫調中下熱氣利小便並多飲之又

新汲水百一方云患心腹冷病者若男子病令女人以一杯

與飲又解合口椒梅又主食魚肉為骨所梗取一杯水合口

向水張口取水氣頓當自下又主人忽被墜損腸出以冷水

噴之令身噤腸自入也又臘日夜令人持椒井傍無與人語

內椒井中服此水去溫氣證類本草

季頴湖集解穎曰井水新汲療病利人平旦第一汲為井華

水其功極廣又與諸水不同本草綱目

陳嘉謨曰水稟天一氣居五行先以草木資以發生黎民籍

之養育普天之下惟水最多大則為海為江為河小則為潭

為溪為澗鄉市有井崔谷有溜有泉味甘辛鹹淡自殊性動

靜緩急亦異用烹藥餌各有所宜苟弗詳知安求効驗本草蒙筌



夏月代冰

瓶入沸湯單若封繩懸投浸井之中隔朝取冷如冰冷烏豆煎湯亦可供。澹軒方○按烏豆即黑豆

附錄

冰

夏冰味甘大寒無毒。主熱煩熱鬱。人乳石發熱腫。普夏盛熱食此應與氣候相反。便非宜人。或恐入腹。冷熱相激。却致諸疾也。食譜云。凡夏用冰。正可隱映。飲良令氣冷。不可打碎食之。雖復當時暫快。久皆成疾。今冰井西陸朝飢出之。頒賜官宰應悉此。淮南子亦有作法。又以凝水石為之。亦非正冰也。證類本草第五

淮南子覽冥訓曰。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地形訓曰。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有不死者。北方有不泮釋者。

摭言曰。袁參上姚崇書曰。昔前人為商賣冰於市。客共熱者。



將買之。萌氏自以爲得時。欲邀數倍之利。客怒而去。俄而冰亦散。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士。皆欲附此。亦君賣冰之秋。而士買冰之際也。

列子曰。老子幼學於尹文先生。能翻駁四時。夏月造冰。宋孔武中食冰詩曰。冬冰冽冽雖可畏。夏冰皎皎人共喜。唐白居易。謝賜冰狀曰。伏以頒冰之儀。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異之恩。况春羔之薦。時始因風出。當夏蟲之疑日。忽自天來。煩暑迎銷。清飈隨至。

#### 冰煎理中丸

宋徽宗食冰大過。病脾疾。國醫不效。召楊介診之。曰。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屢矣。介曰。疾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藥。是

治受病之原也。服之果愈。若此。可謂治機之士矣。

#### 頭痛置冰於頂上

僧三陽蓄熱。常居靜室。不敢見明。明則頭痛如錐。每置冰於頂上。不能解其熱。諸醫莫辨。用吐汗下三法治之。又以涼藥清鎮之而愈。儒門事親

李瀕湖曰。傷寒陽毒熱盛昏迷者。以冰一塊置於膈中。良亦解燒酒毒。滅瘢痕。以煉凌頻熨之良。

#### 踏冷成傷寒

暑極生涼云。以冰置于心。則舉體皆寒。病人則心戰。故暑中有足心踏冷成傷寒者。亦係人之強弱虛實也。物理小識



續錄皇朝諸說

謹按スルニ古ヨリ諸水ヲ分ツ精詳ニシテ醫者常ニ講究シテ服食藥餌多ク選ムトヲ要ス殊ニ藥ヲ用ユルト兵ヲ用ルカ如ク兵ノ敵ニ赴クヤ地ヲ擇ムトヲ貴フ屯營壘ノ三者トモ苟モ其地利ヲ得サレハ何ホト練兵固ク精シトイヘトモ敵ニ克ノ捷報ヲ望ムト能ワス藥勢妙トイヘトモ亦病ヲ愈スノ全効ヲ收メ難シ是理ト勢ノ然ルトコロ水ノ清濁輕重功用西說ヲ待タスシテ明白ナリ水ノ用タル寧口謹スンハアルヘカラス況ヤ人ノ生ヲ養ナフ固ヨリ穀食ヲ本トス諸ヲ先哲ニ考ルニ毎ニ穀



ト對言ス曰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又水經ニ入テ  
其血乃成穀胃ニ入テ脉道乃行ル何ソ獨リ水ヲ離  
ルニアランヤ蓋水ノ人ニ於ケル關係最多シ處ノ  
天壽形體ノ豐羸悉ク皆水土ノ厚薄ニ依ル也仍遠  
行水土服セス疾ヲナス推テ概スヘシ水ノ人ニ於  
ケル關係甚大ナラスヤ前既ニ漢土ノ説ヲ纂録シ  
テ一編ヲナス今又皇朝古ヨリ水ノ用一ナラス諸  
賢ノ説ヲ採集シテ續録トナス實ニ九牛ノ一毛識  
者補正アラントヲ希ノミ

日本武尊中聞近江膽吹山有荒神即解劍置於宮ヤツル寶媛家  
而徒行至膽吹山山神化大蛇當道中時山神之興雲零水

峯霧谷陸無復可行之路乃樓遠不知其所跋涉然凌霧強  
行方僅得出猶失意如醉因居山下之泉側乃飲其水而醒  
之故號其泉曰居醒泉 日本書記

本草綱目井泉水集解時珍曰出甕未放曰無根時珍食物  
本草註弟桶下滴曰無根水韓退之曰潢潦無根源正傳或  
問曰潦水者又名無根水今案無根水三說不同無時初出  
曰新汲將且首汲曰井華勞水一名甘爛水流水ヲ大盆ノ  
中ニヲキテ杓ヲ以テ高クアクル事千万遍スルヲ云甘  
温ニシテ性柔ナリ臘雪五穀ノ種ヲヒタセハ虫クワス  
目ノ赤ヲ洗フヘシ又茶ヲニルニ宜シ夏月生魚ヲヒタ  
セハ鹽ヲ不加シテモ味變スル事ヲソシ又アセホニヌ



ルベシ其外用多シ大寒ノ節中ニ收置ベシ口ノセハキ  
甕器ニ入口ヲヨクフサキテ氣ノモレサルヲヨシトス  
又樽ナル桶ニ入モヨシ池沼水時珍食物本草註云味甘  
平無毒止而不流利用煎泄瀉藥止者寒之義也故反驗池  
沼水無毒泉水不流者有毒雖清勿飲朱子語類曰京師人  
會洗水將沙石在笕中上面傾水從笕中下去如此十數番  
便漸如故今按是俗ニ沙コシト云此法濁水ヲ清水トシ  
味アシキ水ヲ好キ水トス云月令曰中秋水始涸陳澧註  
曰水水氣之所爲春夏氣至長秋冬氣返故涸也今按ニ冬  
水カレテ井水スクナク二三月ニ地上ニ常ノ如ク多ク  
流ル、川アリ是亦冬月水カル、故ナリ河水ニ泡アリ

處ニヨリテ泡ニフルレハ漆瘡ノ如ナル小瘡多ク生シ  
テ痒シ俗ニ河漆ト云水毒ナルベシ本草綱目引肘后方  
曰卒中水毒搗藍青汁傳頭身ト云東垣食物本草一卷乃  
本草綱目水部醫學正傳或問第二十條載水多品可考見  
東坡志林日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  
茶煮藥皆美而有益庭ニ器ヲヲキテ雨水ヲトリテ茶ヲ  
煮藥ヲ煎ス水ノ性ヨク味ヨシ氷笋類纂要曰簷溜凝干  
雷下曰氷笋倭名亦垂氷氷筋亦ツラ、ナリ 大和本草  
本草ニ生熟湯又陰陽水ト云新汲水ト百沸湯ト等分ニ  
一盞ニ合セテ和シ勻タルヲ云毒惡ノ物ヲ食ヒ宿食ト  
ナリ腹ハリテ霍亂トナラントスルニ鹽ヲ加ヘテ多ク



ノミ痰ト食トヲ吐盡シテ愈又霍亂嘔吐食ト藥トヲ不  
納メ危症ニ陰陽水ヲ數口ノムベシ以上本草ニ出ツ

大本

凡熱症ノ極ニハ新汲水ニ衣物ノ類ヲ浸シ熨スルハ  
諸書ニ見エ又程元章ノ婢梅香熱疾ノトキ盥ノ泥草ニ  
テ身ヲ覆スルハ醫說ヨリ諸書ニ見ユルノ類枚舉スヘ  
カラス余ノ目撃セシ類似ノ一ヲ一ニ此ニ記ス昔年土  
州侯邸中賤隷ノ療治セシ時一人大熱煩渴枕前ノ水桶  
ニ手ヲ掛ケ恣ニ水ヲ飲誤リ桶ヲ打カヘシ周身淋漓ト  
ノ濕冷中ニ昏憤スルハ半日許ナリ同輩外ヨリ歸リ來  
リ大ニ該キ衣被ノ水ヲ絞ントス病人豁然ト眼ヲ開キ

語音モ了了也是ヨリ頓ニ解熱メ漸漸愈タリ又同時木  
挽町四町目裏店ニ獨者アリ夏月熱病煩渴狂走誤テ廁  
ニ墜ツ隣人コレヲ廁中ヨリ引出シ其臭穢ヲ厭ヒ井邊  
ニテ水ヲ灌シ病人其マ、困憊メ水潤中ニ昏睡シ其後  
頓ニ差タリキ又桑名侯藩士僕同症ニテ夜中煩渴誤テ  
井ニ墜ツ適ニ夜廻リノ擧柝卒救ヒ出セシニ十分水ヲ  
飲周身濡透ル是ヨリ解熱ス近壤万年橋畔ノ漁父万屋  
善八同症ヲ患フ從來藥服ヲキラヒ病ヲ得テヨリ毎夜  
舟中ニ露臥シ恣意ニ汚水ヲ飲又西瓜或梨ヲ啖ヒ終ニ  
愈タリ此年ノ疫多クハ此類ナリ

清川梧陰銷閑雜記

灌水ノ法傷寒論五零散ノ條ニ僅ニ出ツコレヲ最古ト



ス活人書ニ傷寒可水法又水中ニ漬ス法ヲモ載タリ醫  
說儒門事親ニモ痘ニ可水コトヲ説クカ、レハ灌水ノ  
法迢カニ仲景以前ニアリシカ其後廢シテ又再ヒ宋ノ  
俗間ニテ行ハレシモ當時宋俗ノ法ヲ得ル者アツテ施  
セシナルベシ然ラサレハ高位ノ人何ソ容易ニ好ノマ  
、ニ水ヲ灌クコトヲ爲ンヤサテ此法難因ノ證ニハ成  
効アルヘシ余二人ヲ目撃ス一人ハ年六十餘温疫舌胎  
黑絶食數日十死不治ノ證ナリ余一診ノ上藥三貼ヲ投  
シテ去ル方ヲ失セリ定  
テ承氣ノルイ此夕ハ實ニ文化三年丙寅ノ祝融ナ  
リケレハ病人ヲ伴ヒ遁レントスルウチ早クモ近隣マ  
テ延燒ニ及タレハ是非ナク病人ヲ夜着ノマ、戸板ヘ

ノセアタリノ川ノ上リヘ雜具ヲ持出シタル間ヘ置ク  
其ウチコ、モ亦火煙ノ中トナリケレハ已ムコトヲ得  
ス所詮死物トシテ舉家皆遁去タリサテ病人ハ始終夢  
中ナリシカ夜半ニ至リ潮來テ衣被ヲ沾ニ漸ク心ツキ  
ダシダシト正氣ニナリソノウチ潮ヲモ大分飲タルヨ  
シ遂ニ服藥セスシテ全快ニ及ヘリ今一人ハ年三十許  
壯實ノ男子疫ヲ患テ醫ニ治ヲ請フ連日愈ヘス醫ソノ  
治ニ非ストテ自ラ怒リ浴室ニ奔リ冷水數十桶ヲ浴タ  
リシカ了然トシテ遂ニ愈ユ又友人與往草屋ノ談ニ外  
邪ニアラスシテ只平生慣テ惡寒スル人アリコレ陽氣  
ノ沈伏スルナリ灌水シテ陽氣ヲ劫カシ出シテ愈ルコ



トアリト理或ハ然ラン

蘭軒醫談

鳥海玄達ハ百年前ノ醫也其術世ニ行ル黎園助高屋高助久ク頭寒ヲ患ヘ場ヨリ退ハ常ニ必ス巾ヲ被ル諸醫藥ノ不愈仍テ治ヲ玄達ニ乞フ玄達診テ謂テ曰汝ハ稍書ヲ讀醫方ノ一ヲモ少シハ窺ヘリ必余カ處スル藥ヲ疑ヘシサチクンハ治療スヘシ高助曰謹テ命ノマヽニセン玄達仍テ桂枝湯五貼ヲ與ヘ且曰汝毎日此藥ヲ服シ四五日ノ後混堂ニ往キ浴罷テ冷水一桶ヲ頭ヘ灌ヘシ高助荅曰其既ニ種種ノ藥ヲ服セリ如何ソカヽル平易ノ劑ニテ宿痾ノ治スヘキト思ハコソ初ニ約ヲナシタルナリ余カ意ニ從サル何ソ藥ヲ施スヘキソト罵シ

カハ高助畏服シテ敢テ其言ヲ守ラント云シユヘ玄達曰汝水ヲ灌カハ必卒時昏愜スヘシ預扶持スル者ヲ從ヘ此藥ヲ服セヨトテ別ニ還丹ヲ與ヘ歸シタリ高助其教ニ從ヒ服藥四五日ニシテ混堂ニ往キ浴罷テ頭エ水ヲ灌シニ果テ昏愜セシカハ看者藥ヲ與ヘ頓ニ醒タリカクノ如クナルト三日其後ハ日ニ灌水スレトモ何事ナク一月許ニシテ其病漸ニ愈タリ因テ玄達ノ許ニ往キ原謝ヲノヘ且問曰君術神ニ通スト云ベシ其治療ノ理イカナルヲ知ス希クハ示教セラレントヲ玄達曰頭ハ諸陽ノ會スル所也寒スルハ陽氣ノ不足也桂枝湯ヲ與ヘ陽氣ヲ扶ル也又物極ル時ハ變ス今寒ル所ヘ水ヲ灌ク



時ハ其寒激盛スルユヘ中ヨリ自然ト陽氣發動シ更ニ  
藥力ヲ假テ上騰ス故ニ日ナラスシテ愈タルト云ヘリ  
高助大ニ感服 時還讀我書

狩谷掖齋曰古昔ハ湯藥ノ事ヲ水ト稱スルトアリ即雅  
忠ノ此御瘡イツ水止ムベシトモ見ヘス申セシハ是也  
又掖齋ノ藏セル五六百年前ノ古文書ニ被止水ト有モ  
湯藥ノ事也ト此説信シカタシ如何トナレハ瘡ヲ水ニ  
テ洗フテ醫方ニアリ千金癰疽篇云恒冷水射之潰冷石  
熨之日夜勿止待差住手其文醫略抄ニモ載タレハ我ニ  
モ專ラ用ヘシト見エ建保七年源顯兼入道ノ著セル讀  
古事談ニ後朱雀院瘡ヲヤミ給ケルニ典藥頭相成ヨロ

シク成給リ水止ムベキ由申ケルハ此事ナルベシ然ル  
ヲ水府大日本史ニ膿水止而愈ニ作ル誤ナリ儒者ノ醫  
事ヲ記スル此類猶多カルヘシ扁鵲倉公傳ナトモ盡ク  
信ズベカラズ采朝ニ儒臣ニ命シテ醫書ヲ校正セラレ  
タルハ益惜ムヘキ事ナラズヤ又醫談抄ニ云諸病ニ水  
ヲ進ル法師侍トテ或貴所ニ被用ト聞ユルコソ珍シケ  
レ陳秉カ弟子ニテ侍ルヤ千金翼方ニ服水法トテ種種  
ノ義式有ソレヲ片端聞テ申ナリ寛元ノ比ニヤ關東ニ  
水醫トテ此方ヲ諸人ニ進メ侍リシヲ長忠知成有成朝  
臣等難破ノ勘狀ヲ書タルト侍リキ先達モカクコソ難  
シ侍シカ産後ニ冷水ヲ進ルトハ本説アリ千金方云兒



始落地與新汲水五咽忌與暖湯又百一選方云生產後新  
汲水數口飲之胞衣惡露下永無血暈之虞既定一兩日後  
勿服之云云是ハ熱血ノ逆上シテ煩悶スレハ冷水ヲ飲  
メ熱血押下事サリヌベキ事也。是ヲ予モ常ニ用ル也サ  
レハ事ニ密テゴソ可用事ナレ。澁田栗園翁云宋史趙立  
傳云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三朝實錄云太祖高皇  
帝攻瓮歌落城克之時敵射中上頂上迷仆少甦迷而復甦  
數四輒飲水至次日血始止遂克之ト云。丁アレハ瘡夷ノ  
者ニハ水ヲ忌ト云ルモ恐クハ事宜ニヨル丁ナルベシ  
牛渚偶談

世傳平相國清盛。嬰火疾而浴水風呂。

俗呼浴桶  
爲風呂

亡友栲

喜多村翁曰。所謂火疾。即今熱病。水浴即是水攻遺法。  
其言似太是。果然則吾邦古昔傳其法而今乃亡  
軼不存焉耳。嗚呼。是豈可不講究矣哉。

栗園田常又跋



書水志後

一日友人岡田滄海袖一卷來曰。近來閱化日進。水  
水二者。爲醫家不可缺之要品。灌熨拊洗。大奏奇勳。  
而世之學者。往往視爲西洋法。而不知漢土之有其  
法。已先西洋幾百年也。抑因無成書傳之。今不揣固  
陋。就古今書輯用水之法。爲水志一編。子以爲何如。  
予受而閱之。自漢魏而下至明清。水之關醫事者。萃  
萃選錄。明注出典。一倣名醫類案體例。其功可謂勤  
矣。予乃謂曰。此書之出。講洋學者。亦必有所發蒙者。  
君其速傳之。時夕陽在窓。炎威如燬。瀏覽之際。忽覺  
身涼心爽。急呼杯酒。相與談笑而別。遂題其語卷後。



明治十二年八月五日

拙軒村山淳拜識

跋

水之爲物。長流萬里。蜿蜒一帶。盤旋者。轉輪。辟挺者。織縠。徐而如纒。疾而如趨。及峽。颺觸崖而逆。洶湧澎湃。駭浪相擊。壘態萬變。嗟乎。亦盛矣哉。然所獲殊在其用焉耳。夫水濟物之急。起人之癢。晝夜滾滾。逝而不息。故智者識仁道之美。醫者獲活潑之妙。世俗不識。溯其源。往往醉流派之新奇。豈不慨然哉。家君滄海翁。往歲嘆於古今醫簡之沈淪。刀圭之暇。力撥蠹爛。撰醫籍備攷數編。既出問于世。頃又著水志一篇。蓋發乎所感也。乃命整於兒兒也。庸陋洵匪其任。然繼述之業。曷敢辭遜。於是披覽數次。更題之卷尾云。

拙軒村山淳拜識



水

林

明治十二年八月

男 玄 澂 謹 識

明治十二年十月一日 出版御届  
同 十二年十月五日 出版

著述兼  
出版人

岡田昌春  
東京麹町區麴町  
三丁目十番地



